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1, 2025, pp.130-134.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12>



无意识理论下的禅学本体论建构： 评顾明栋所著《禅与悟的性质和原理》

陈 剑 (Chen Jian)¹

摘要：顾明栋所著《禅与悟的性质和原理》一书革新了传统的无意识理论，建构出一种源自中国智慧、独树一帜的禅学本体论。首先，它颠覆了精神分析学中以儿童经验为载体的“阳具中心主义”，以“胎儿之心”解析禅的实践原理与实际效用，这或可称为“子宫中心主义”；其次，它将禅修所获得的“宇宙无意识”看作通过暂停语言功能重获的出生前的无意识状态，这导向一种新的“宇宙-子宫论”，学禅者能在天地之间再度孕育身心以臻圣境；再次，它立足庄子的“心斋”和惠能的“无念”，力证禅宗及其无意识理论的本土化起源，指出其是超越国别、时代和信仰的个人普适性宗教。这样一种通过学禅获得的“胎儿无意识”，或意味人类出生后跳出语言死的罗网中再度出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禅；无意识；“胎儿之心”；“心斋”；“无念”

作者简介：陈剑 (Chen Jian)，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先秦思想和西方哲学。电邮：2661742522@qq.com。

Title: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han under the Theory of the Unconscious: A Review of Mingdong Gu's *The Nature and Rationale of Zen/Chan and Enlightenment*

Abstract: Mingdong Gu's *The Nature and Rationale of Zen/Chan and Enlightenment* presents a unique theory of the unconscious rooted in Chinese wisdom. First, it challenges the phallocentric perspective in psychoanalysis, which is based on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instead interprets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Cha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the “prenatal mind”, a perspective may be referred to as “womb-centrism”. Second, it views the “cosmic unconscious” attained through Chan practice as a return to a prenatal unconscious state by suspending linguistic functions, this points toward a new “cosmo-uterine theory”, in which a Chan practitioner may once again gestate body and mind within the cosmic environment, thereby attaining a state of sagehood. Third, drawing from Zhuangzi's concept of “fasting of the mind” and Huineng's notion

of “mindlessness”, the book argues for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Chan teachings and their unconscious theory, emphasizing Chan as a universal personal religion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ity, era, and belief systems. Such a “fetal unconsciousness” attained through Chan practice may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born again after birth—of escaping the dead net of language and entering the world anew.

Keywords: Chan; the unconscious; “prenatal mind”; “fasting of the mind”; mindlessness

Author Biography: Chen Jia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Chinese Pre-Qin Thought and Western Philosophy. E-mail: 2661742522@qq.com.

汉学家顾明栋于 2024 年出版的《禅与悟的性质和原理——出生前的胎儿之心》（*The Nature and Rationale of Zen/Chan and Enlightenment: the Mind of a Pre-natal Baby*）（Routledge 2024）一书不拘前说，推陈出新。一方面，该书结合历史文献以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等分析方法，以“胎儿之心”（prenatal mind）解析禅的实践原理与实际效用，指出“无念”（mindlessness）修行区别于当下流行的“正念”（mindfulness）；另一方面，该书在与佛教教义的辨析中，力证禅宗的本土化起源，指出其本质上乃是属于中国的独立思想体系和宗教派别，并剖析其作为普适性宗教的特质与发展前景。伍安祖（On-cho Ng）盛赞“该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禅定位于中国各种同源思想的母体中，尤其是道家思想，揭示了禅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化佛教形式的发展过程。”欧文·弗兰纳根（Owen Flanagan）亦夸奖“顾明栋以极大的学术关怀和权威论证了禅在佛教各流派中的独特之处，即通过‘无念’实现开悟和心灵福祉。”（Ming Dong Gu, 2024, frontispiece）

笔者认为，该书的独特贡献是对环绕精神分析学、宗教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存在主义等诸多学科的无意识理论做出大胆革新，进而建构出一种源自中国智慧、独树一帜的禅学本体论。“无意识”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的灵魂学、莱布尼茨的“微觉”、康德的“模糊观念”等理论。J·H·赫尔巴特、G·T·费希纳等将其看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和认知不能触及的心理领域。弗洛伊德以梦、文艺、催眠、症状等例子解析无意识，将其看作被压抑的童年创伤和性本能。荣格、兰克、阿德勒、弗洛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令其消解性欲和本能色彩，注入文化、政治和宗教的集体因素。铃木大拙在此基础上结合禅宗提出“宇宙无意识”概念。顾明栋则让这一概念追溯到“胎儿的子宫内状态”，将禅修者和胎儿的大脑状态相类比，并借助庄子和惠能的独创性思想加以解析。禅的无意识被其看作“胎儿无意识”的复归，这既指出学禅者能在天地之间再度孕育/调整身心以臻圣境。也暗示人类出生后跳出语言罗网中再度出生的普遍可能性——一种作为个人普适性宗教的“禅教”。

一、神经科学下的“子宫中心主义”

在精神分析学视野下，无意识理论自其诞生之初就笼罩着“阳具中心主义”的嫌疑及因之遭致的责难。弗洛伊德相信“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弗洛伊德，1986, p.196），在该情结中，男孩发现女性缺失阳具而催生“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进而实现父权认同；女孩产生“阳具嫉妒”（penis envy）进而接受母亲角色。因而，阳具代表权力、快感、完整性和社会法则。拉康进一步将其转换成一种符号权威和能指关系，男女需要建立与阳具能指的关系以确定自身的性别角色。男性即“有阳具”，即意欲占有他者欲望的客体；女性即“是阳具”，即意欲自我表征为他者欲望的客体。

相对于阳具，子宫是被男性精神分析学者普遍忽视的一个器官，往往被看作“失落的完整”或“回归母体的幻想”。女性学者则力辩“子宫”在人的无意识发展和精神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卡伦·霍

妮的“子宫羡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半言说的子宫”和艾丽丝·贾丁的“子宫-文本空间”，都通过力挺子宫来彰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

顾明栋对子宫在人类心灵发展尤其是禅的无意识中所起作用尤为肯定：“出生前的子宫是人类第一个家，也是出生时失去的伊甸园”，“一旦出生，没有人可以回到出生前的精神状态，但通过个人的修行，可以体验到出生前短暂的存在”，甚至可以“通过一种瞬间的无意识存在状态看到一个人的原始本性来实现觉悟（*satori*）”（Ming Dong Gu, 2024, p.147, p.122, p.63）。这被他看作禅的基本原理和效果源头。禅宗的见性、无念和道家的心斋、坐忘等正是为了返回出生前的胎儿心理状态，这一状态被解释为摆脱语言和象征系统的纯粹存在，它不受任何污染与侵扰，是一切欲念即时满足的原始天堂，其中自我与宇宙（上帝、涅槃、欢欣感）达到了绝对的无限性和统一性，这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海洋般浩瀚的体验”，也被他称为“真如”和“超级真实界”。

通过瞬间回返子宫状态，顾明栋肯定禅的修行在效果上可能带来的身体静养、心灵平和、疾病治愈及最终开悟。在方法论上，借助神经科学的成果和个体实证考察，他串联起禅的无意识和大脑特殊状态。其中，神经学家泰勒的中风经历颇具借鉴意味：当时她失去了行走、说话、阅读和回忆的能力，仿佛“蜷缩成一个小小的胎儿球”，在剧痛的同时被“被一层平静的欣快感所笼罩”，那是“飙升到了一种无所不知”、与“宇宙合为一体”、“感觉就像回家”（Jill Bolte Taylor, 2006, p.xxi, p.41）的状态。顾明栋据此推断：“在子宫内，……其大脑右半球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感知、直觉、空间和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就是真正的子宫。”（Ming Dong Gu, 2024, p.146）

笔者愿将这种禅修及与之相关的无意识境界称为“子宫中心主义”，但这并不是女性的子宫式主体及主体言说，而是每个人一出生就失落并可再度寻回的“胎儿之心”。它将无意识的起源追溯到“未生”或“无生法”，也因此颠覆了精神分析学中以儿童经验为载体的“阳具中心主义”。

二、“宇宙无意识”概念的再创造

“世界禅师”铃木大拙在1957年名为“禅宗和精神分析”的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宇宙无意识”概念，以解释禅的开悟及其神秘的无意识状态。他亦称其为道、自性（Self）、无生、般若、大圆镜智、上帝、不动的动者等。这沟通了佛家、道家、儒家、犹太-基督教、古希腊哲学等东西方思想资源，让某种突破自我、显露“真我”“无我”的禅修经验迈向全世界。

关于“宇宙无意识”历来有不同阐释，但都认为它是对自我和世界的真相的揭示。弗洛姆解释其为人的纯朴状态在爱和理性能力充分发展之后的再度回归，即“人的完全诞生”“成熟的儿童”。荣格、德·马蒂诺强调无意识对于自我意识的突破、补偿和纠正作用，以期促成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另外，R·R·巴克提出禅修经验中的“宇宙意识”，这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如弗洛姆、威廉·詹姆斯、R·C·扎克用意识整合和升华来解说禅的无意识。在欧美“禅宗热”的潮流中，对禅悟及其无意识的宗教经验颇有研究的还有托马斯·穆顿、杜姆林、P·卡普洛等学者，他们试图打破东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壁垒，以某种宇宙性、大公性的智慧或启示来沟通人类生命共有的真谛。

顾明栋对“宇宙无意识”的阐发与铃木大拙及其他学者并不一致，虽然他赞同“宇宙无意识”是禅宗修行的心理源泉和目的，能令人摆脱生存焦虑和欲望烦恼，“克服人与自身、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分离和异化”（铃木大拙，E·弗洛姆，R·德马蒂诺，1998, p.4），回归物我同一、万物一体的生命境界。但在开悟的理解上，他反对铃木大拙及其他学者所赞许的“有意识的觉知”或“直觉智慧”，也淡化了其中过重的形而上学或神学色彩。

第一，在认识论上，顾明栋指出，禅修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放弃知识，不是为了专注于事物而是为了与万物一体，因此，“宇宙无意识”中没有佛教的“般若”（“*Prajna*”，意为智慧）和“三昧”

（“samadhi”，意为专注）的地位，既然禅悟源自出生前的“胎儿之心”，也是成人在禅修中可瞬间回归的大脑状态，那它就是一种不借助概念逻辑和意识思维的“无思”（no-thinking），就像子宫是胎儿孕育和感知的整个宇宙，万事万物与它融为一体，这里不需要与后天现实和自我有关的知识，无论是话语或分析知识毗闍那（vijñāna）还是直觉知识般若，而后者正是铃木大拙所认定的禅悟本质，“事实上，这（禅悟）是无知识的心理状态。它不是意识，而是人类在出生前所经历的无意识”（Ming Dong Gu, 2024, p.64）。

第二，在目的论上，顾明栋反对“宇宙无意识”必然引发学禅者的精神剧变或觉醒，通向“一个迄今为止在二元思维的混乱中未被感知的新世界的展开。”（D.T.Suzuki, 1964, p.88）他指出，禅同时是静修方式、治疗技术和实现开悟的手段，但大部分人只能止步于前两者。通过与最初存在的幻觉共生，对失去子宫的再获得，每个人都可以至少获得和平、消解焦虑以及休养精神，这是对出生后主客分化危机的消解，但并不仰仗某种外在宇宙力量的拯救，也并不通向绝对真理和秩序。

第三，在最高目的上，顾明栋不否认学禅者通过回归胎儿状态实现开悟的可能性。通过对大脑右半球主导性的激活，人和宇宙天地重新融为一体，瞬间挣脱语言和知识的桎梏，切断自我意识主客分裂的惯性流程，这似乎将身心导向一种新的“宇宙-子宫（论）”：学禅者如同胎儿在无意识/无我/无知状态下获得重新孕育/调整身心的可能性，这一与宇宙万物融合共生的体悟是持久而有效的，对生活和社会的益处是绵延不绝的。它或许也接近宗教上常说的重生、永生、与道合一、与上帝和好、生命的恩典等精神体验，具有抵达圣境、成就圣人的潜能。

总之，顾明栋将“宇宙无意识”看作通过暂停语言功能重获的出生前的无意识状态，是“在超语言（如参话头、坐禅和公案）的介入下，从象征界通过想象界到实在界的短暂回归”。“禅悟不是佛教的觉悟”，而是“宇宙无意识的短暂回归”（Ming Dong Gu, 2024, p.118, p.172, p.122）。这一状态亦被他追溯到中国古代道家圣人庄子和禅宗圣人惠能的独创性思想：“心斋”和“无念”。

三、中国禅宗：“心斋”和“无念”的普适性

禅宗历来被视为源自印度并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佛教一脉。其以强调顿悟与直觉的修习风格、“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实践传统以及公案和机锋的教学方法而闻名，被认为是对佛陀心法的独特传承，可追溯到佛陀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的“拈花示众”。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约 5-6 世纪）被视为中国禅宗的初祖，相传他在梁武帝时期来到中国，并隐居少林寺“面壁九年”，最终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传给弟子慧可。而经过几代弟子相传，禅宗最终在六祖慧能（638-713）手中发生重大转变。他主张“顿悟成佛”，即强调无需经由漫长的修行，而是直接通过内在觉悟而证得佛性。

顾明栋认为中国禅具有不同于印度禅和佛教的独创性，它不是佛教自我调整以适应中国思想体系的结果，而是中国修行者努力实现身心健康和成长潜力的结晶。其正式诞生可追溯到惠能的独创性思想“无念”；其修行内核则可溯推至庄子提倡的“心斋”和“坐忘”，三者本质上都是为了抛弃世俗思想，清空有意识思维，在瞬间回归胎儿状态以看到自身的本来面目。

他指出，“禅宗思想是以惠能的《六祖坛经》为基础创建的”，他“创造性地将佛教与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并利用自己的个人经验和见解开创了中国禅派。”惠能创造性改写《金刚经》的“无住”思想，提出“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庄子的心斋正是惠能所说的无念。心斋也是未受污染的心灵的精神状态。尽管坐忘是禅宗冥想的手段，但是心斋是禅修的终极目的。”（Ming Dong Gu, 2024, p.159, p.147, p.171）

顾明栋辨析了佛教和禅宗在名实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和价值论上的根本差异：名实论上佛教的“禅那”（dhyana）与瑜伽术的思维控制相关。禅宗的“禅定”则与老庄哲学的修炼方式

相关；本体论上佛教的“空”是缘起性空，即任何现象没有独立或自主的内在本性；禅宗的“无”源于道家，是创生万物的“无中生有”“生生之无”；认识论上佛教强调佛陀传授的有关虚无的知识，包括八正道和四圣谛。道家强调自我内心的无意识启蒙；方法论上佛教依赖“他度”，生活上也仰仗救济和行乞。禅宗依靠“自度”，经济上也自力更生；目的论上佛教追求“涅槃”，即世俗欲望的熄灭，禅宗则致力于获得“禅悟”，即回归胎儿的无意识状态；价值论上佛教尊佛陀为圣，禅宗则反对偶像崇拜甚至鼓吹读圣之风。因而他肯定中国禅不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教派，而是“披着佛教外衣的老庄哲学”（Ming Dong Gu, 2024, p.126），同时也融合了儒家的心性论和社群主义。

顾明栋相信，源于中国本土的禅宗也是一种超越国别、地域、民族、文化和信仰的普适性个人宗教。所有互不兼容信仰的禅修者，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神道教、儒教的信徒乃至唯物主义者，都可以在禅修中获得平静和开悟。因此，他也反对齐泽克所说的禅宗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令人“既能全面参与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能保持心智健全。”（齐泽克，2016, p.75）它并不是阻止被压抑之物回归的“幻象无意识”，而是令人回归终极现实的“胎儿无意识”。每个学禅者都将因此从“死的字句”（the dead letter）逆转为“活的胎儿”（a living fetus）。

笔者以为，这一无意识不太可能是于世间万象中孑然分离的状态，倘若考虑学禅者仍需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胎儿状态的复归也就意味跳出语言死的罗网、重新进入“宇宙-子宫”、理解和联络万物的可能性，万事万物仿佛将有一条超语言的“生命脐带”与主体相连。它更像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内在胎儿”，是富有生机、蓬勃孕育的过程，也是每个人都可以靠修行而获取的逍遥、齐物而无知的圣境，那是一次全新的、永恒的再度出生（born again）或“无生”。

总之，顾明栋立足于“胎儿之心”的体悟和“生生之无”的本源革新了无意识理论，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禅学本体论，并将其拓展为人人自救的普世大道。正如惠能在《坛经》中的宣言“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究西方”，顾明栋从学理上考察禅教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激发出其交融现代和古典、生理和心理的恒久魅力，这令禅的无意识理论既远离了西方的上帝和佛陀所宣称的救赎和涅槃，又洋溢着跨越国别、信仰和时代的实用理性和科学内涵。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XZW07）“老庄之‘道’的跨文明阐释研究：基于语言学理论”和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2308440455）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弗洛伊德（1986）：《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Freud, S. (1986). *Totem and Taboo*, translated by Yongyi Yang. China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铃木大拙，弗洛姆，德马蒂诺（1988）：《禅宗与精神分析》，洪修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 [Suzuki, D. T., Fromm, E., & De Martino, R. (1988). *Zen Buddhism &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Hongxiu Pi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 齐泽克（2016）：《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 [Žižek, S. (2016). *The Event*, translated by Shi Wang.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Suzuki, D. T.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Grove Press.
- Ming Dong Gu (2024). *The Nature and Rationale of Zen/Chan and Enlightenment: The Mind of a Pre-natal Baby*. Routledge.
- Taylor, J. B. (2006). *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Plume.